

# 劉紹銘：

## 逛新界多點東西看

何穎汶 鄭永嘉



在送別劉紹銘教授到車站的路途上，劉教授說了一句話，使我印象很深。他說：“還是逛新界地方比較好，多點東西看。”到了一個多月後的現在，我一個人靜坐在電腦面前，開始執筆寫劉教授的訪談時，仍然記得他這番話，記得他說話中的感嘆，以及當時自己的迷失。

### 劉教授感嘆的是甚麼？

重聽訪問的錄音，劉教授跟我說了這番話：“你是讀翻譯的，不可能不接觸文學，可是其他科目的人，好像理科呀、商科啊，他們都不用唸文學，文學好像跟他們離得很遠，但如果強逼他們去看就沒有意思了，因為文學是逼不到的，你喜愛的話，你就會自己去看。”這使我想起了於文學節分享會中，陳義芝教授談文藝青年的一席話。他說一個真正的文藝青年，是所有作家和作品都會追蹤，都感到好奇，可是這個時代已沒有真正的文藝青年了，因為這個時代已經不文藝了。

在我眼中，劉教授的生活就像陳義芝教授所說的文藝青年般，是一位所有書都會讀，所有書都愛讀的人。劉教授除了是嶺南學院榮譽院士之外，亦是著名專欄作家，他的生活與書本結下不解之緣。劉教授說自己退休生活離不開書，更笑說自己退休的生活比未退休之前還要忙碌。他說：“很多書想看，但也有很多

書想重新看一遍，例如《紅樓夢》啊、《三國演義》又想多看一次，年輕的時候只是匆匆看過就算了……所以說，時間真的不夠用。”

劉教授覺得，閱讀可以把他帶到其他地方，了解不同的文化。“我們現在對非洲國家，或是回教國家一無所知，可是看書卻可以使我們了解更多，看得更多。不一定要看旅遊書，像當地的小說、詩集，都可以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、風俗。”曾經旅居不同地方的劉教授更進一步說：“不僅是書，電影、音樂都可以增加你對某一個地方的認識。”劉教授跟我們分享他到美國生活的經驗，他說那時候看當地的書，聽英文歌，漸漸便能了解當地的生活文化。

對於如劉教授般博覽群書的人，必定有很多好書可以跟我們分享，我便趁機問劉教授能否與大家分享幾本好書。聽罷後，劉教授微笑說：“每個人的閱讀經驗都不同，我認為好的書你可能不覺得好。”當時，我以為是自己設的問題不好，太陳腔濫調；或是對於這類問題，劉教授已答得太多，亦不知該如何回答了。但現在回想，若不是閱讀經驗豐富的人，怎會答出這個答案？就拿我自己來說，與《紅樓夢》相比，我更愛閱讀已故台灣作家三毛的作品，雖然她寫的都是關於她在撒哈拉沙漠發生的生活小事，也被人視為通俗文學，在文學及藝術水平上當然與《紅樓夢》有天壤之別。然而，三毛的文字比《紅樓夢》更能令我感

動。或者就如劉教授所說，閱讀是個人的事，感動你的書可能別的人不會被感動，我的例子就是如此了。

很多年輕人都會看書，當你乘公共汽車的時候，每人手執一書的情景並不難見。可是，他們手中的書不是《如何成為成功人士》、就是《愛情就在轉角處》。不是說這些書不好，只是現在的年輕人，已經忘了讀書的樂趣就在於閱讀的過程。我們這個社會，對文學並不是不再重視，而是輕視。問劉教授對這情況有甚麼看法，他說：“那也是沒有辦法，如果在一百年前的話，那會好一點，那時候很尊重文人，可是現在真的沒有辦法，沒有人尊重你，但你可以自己尊重自己。作家是天生的，一個人對文字的熱愛也是天生的，如果一個人不喜歡文學，怎樣逼也沒有用，還不如叫他學其他科目。”可是，如果不是老師或教育制度的逼迫，文學真的可以在這個過多聲色犬馬的社會殘存嗎？

再次重聽這段訪談，我開始明白劉教授所慨嘆的是甚麼。那不僅僅是對文學不再受重視的感嘆，也不是走文學道路的人越來越少的孤單感慨……

就以聯和墟作個例子。我的家在聯和墟，粉嶺一個可愛小區。那裡有古老的店舖，清晨有小型墟市，也有過時的茶餐廳，四周都有農田。牆上歲月的裂痕，堅實的鐵門、穩重的大樹，它們都跟我們說話，可是，我們卻寧願流連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下，在國外名店充斥的街道上，也不願聆聽這些難得的傳統之聲。我們樂此不疲的追求新的事物時，卻不重視，甚至忘記屬於自己的傳統。傳統孕育了我們的性格，忘記傳統不就是忘記了自己的獨特性嗎？是不是因為大家接受自己不再特別，而文學要求的正正是這種獨特性，所以文學便一步一步式微，我們亦一步一步沉迷在物慾之中？

這一刻，我大概明白劉教授的感嘆。

真的，我明白了。

## 後記

跟劉教授做訪談，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。一方面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，另一方面是要問劉教授甚麼問題，劉教授想說的、要說的都已經在他的文章及其他訪問中說了。不過這次是一個難忘的經歷，在短短的訪問中獲益良多，也許就像劉教授所說，有時候一句說話就能令你茅塞頓開。這次訪問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